



約翰娜煤井

莫尔森尼克著

新文藝出版社

莫尔森尼克

約翰娜煤井

陳正心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Gustaw Morcinek
Schacht Johanna

棋錄 Thüringer Volksverlag 1953 年德文本轉譯

約翰娜煤井

莫尔森尼克著

陳正心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217

開本 787×1092 1/27 印張 16 16/27 字數 321,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1.40 元

內 容 提 要

約翰娜煤井是波蘭現代進步作家莫爾森尼克三十一種著作中最有名的長篇小說，榮獲一九五一年波蘭國家獎金的傑作。作者以其故鄉上西里西亞卡爾文的約翰娜煤井為題材，以一八五八到一九四八中九十年的歷史為背景，敘述了波蘭煤礦工人爭取自由解放的艰巨複雜的鬥爭。在這一宏大的、豐富的巨著里，作者刻劃了資本家的剝削，自然的災害，德國法西斯的暴行，同時也描寫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友愛，團結，奮鬥，如火如荼的鬥爭場面，壯烈的英雄事迹，以及解放了的煤礦工人，如何以“新的人類”的精神，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等等。因此，約翰娜煤井可以說是一篇表現了波蘭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的成長，發展和勝利的史詩。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新華書店

本書作者略傳

德國 庫尔特·哈雷尔

古斯达夫·莫尔森尼克，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上西里西亞 卡尔文。他生后三年，他的父親，一个約翰娜煤井的礦工，就在一場意外的災害里喪失了生命。他的母親在同一煤井里作選煤的女工——這種女工，煤礦的人管她們叫做“扒掘的小母雞”。因為這個緣故，長篇小說約翰娜煤井取材的來源，就是作者直接生活的環境。

少年莫尔森尼克在約翰娜煤井工作了三年，後來礦工們自己捐錢送他到畢亞納去進師範學校。接着，他有很久的時間在德興區域作小學教師。他經常同工人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又作了好些國外旅行來擴大他的眼界，他游歷過許多西歐的國家，他還到過北非洲。

在德國法西斯匪徒占領波蘭以後，這位愛國者和社會主義者古斯达夫·莫尔森尼克立刻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都在集中營鐵絲網後邊度過他悲慘的生活。最後他在慕尼黑附近的達喬重新獲得了自由。

長篇小說約翰娜煤井，同他許多別的作品一樣，証明他雖然個人方面受盡了千辛萬苦，反而更激烈地主張世界各國民族的友誼和工人階級國際的團結。在本書約翰娜煤井結束的時候，他讓波蘭工程師弗郎西澤克·庫德拉和德國反法西斯的女孩子茜格弗雷黛熱情地互相戀愛，這不是小說結構次要的主題，而是

两个民族希望和平友誼的现实的象征。

这位解放了的作家，在一九四五年重新回到新波蘭，他创作的力量絲毫沒有衰退，他全心全意从事作家的活动。从那个时候起，他居住在德兴附近的斯科斯錯夫，在煤矿工人的环境中生活和创作，这些煤矿工人爱他敬他像弟兄一般。一九五二年他被选为波蘭人民共和國議會的代表。

从一九二九年起，古斯达夫·莫尔森尼克就开始寫作，他的第一篇小說从前有兩弟兄，和后来大部分的著作，都拿煤井的工作來作題材。在他已經完成的三十一本著作中間，三部長篇小說特別受波蘭劳动人民大众的欢迎：約翰娜煤井，他由于这一部小說在一九五一年獲得了國家獎金，还有采尽了的坑道和歷史小說昂德拉斯澤克。

目 次

薩尔來的王國.....	1
葛篤拉的繼承人.....	12
金球.....	26
埃古.....	44
薩尔來的重返.....	54
亞尔罗尔德煤礦的毀滅.....	92
中斷了的輪班.....	112
鬼火.....	130
寂靜.....	159
受痛苦的人.....	178
在聖安娜山旁边.....	203
呵,親愛的機器!.....	237
愛爾維爾的日記.....	257
杰松的葬禮.....	292
追尋薩尔來的踪跡.....	312
在第三个斜坡里.....	356
填礦的沙流动了.....	374
新的人类.....	400

薩爾來的王國

在約翰娜煤井里边大概沒有薩爾來。

自然，每一个迹象都表明，薩爾來正在毀坏了的地帶和陈旧的坑道里徘徊。那兒的盖板腐爛倒塌了，煤气从裂縫中鑽出來，騙人的泉水，詭譎的火焰不时涌出。一年又一年許多人的性命都在那兒牺牲了。不过憑人类簡單的理智來觀察，这些事故的發生都有其他的充分的原因。

也許尊貴的伯爵夫人約翰娜·格魯慈克当初在礦井剛剛开始的时候，坚持要用她自己的名字來称呼这个礦井，使礦井着了魔罢？要不是这样，还会有什么別的原因呢？

也許这一个不幸的約翰娜煤井到底还是薩爾來的王國罢？誰又能够肯定地知道呢？

薩爾來是最喜欢报仇的，一有机会他决不放松。自从聖母在波依騰山上把他降伏那个时候起，就沒有人碰見過薩爾來。迷信的礦工像鼯鼠一般在地下搜掘，沒有碰見過薩爾來。自高自大的監工，很神气地自称为“挖煤的首長”，他活像一只火鷄，在坑道中趾高气揚地走來走去，对礦工們專橫地喊叫，他沒有碰見過薩爾來。礦場監督在旁的地方享有水道專家的大名，在農業方面他又是一位學士，他沒有碰見過薩爾來。就是煤礦人員里边最重要的人物，礦務管理本人，或者“礦務首長”，因为他对于礦務淵博的知識非常有名，同时也非常驕傲，但是他也沒有碰見過薩爾來。後來据說有一个礦工曾經看見過薩爾來，大家也很

难相信他的话。他说，他同一群矿工只撞上了地下宝藏的看守者，地神普斯特基。他们在霉臭的废石堆里惊动了地神，在一个陈旧的掘开了的地区里碰上了他，他那时正坐在那儿沉思默想，手里拿着一个矿工使用的工具在煤灰上写数目的符号。

“您好呀，普斯特基先生！”这个矿工看见了地神，知道地神叫这个名字，他就这样道贺这一位阴沉沉的，满嘴络腮胡子，面目仁慈的地下隐士。地神的眼睛里没有报仇的神气，也没有其他凶恶的表情叫人害怕。矿工嘴里喃喃地说了这个道贺，就轻脚轻手地溜开了。可是这位地神——这个矿工后来总喜欢这样叫他——仁爱的目光永远停留在他的记忆里。以后这个矿工，在地下对他的伙伴们叙述他的经验，他一辈子都不能够肯定，是否那只是一个梦境还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他的伙伴们哑口无声地听他说，静静地点头。后来在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乳臭未干性格调皮的少年，他们就会友善地警告他，不要在白天吹口哨，因为地神也许不能忍受，会用爪子来敲他的狗嘴，让他的牙齿从脖子后面钻出来。同时他们也告诉他，他用不着害怕，他只消把帽子脱下来，规规矩矩地说：“您好呀，看守地下宝藏的先生！……”

这就是一切。

不过有些人宣称，他们在陈旧，废弃的坑道中间曾经碰见的，不是普斯特基，而是萨尔来。这完全是谎话！……这些人都是狡猾的骗子，聪明的滑稽家，伪君子，靠不住的人，他们没有良心，他们是不端正的恶棍，挤眉弄眼的家伙，他们非常喜欢获得别人的钦佩，时时都想在其他矿工面前表现他们的神气。要是别人问他们，萨尔来到底是什么个样子，他们就说出了一大堆。他们说：萨尔来年纪很老，嘴上有很多的胡子，目光阴沉黯淡；他们说：萨尔来身体很瘦，身材很高；他们说：萨尔来的牙齿间有漏

縫，一嘴的山羊鬍子，眼睛紅得像兔子的眼睛一樣，笑起來像馬嘶；他們說：薩爾來的右腳變成了一只牛腳；他們並且說：薩爾來戴上一頂皮帽子，兩只角從皮帽子里現出來。這一些人說：薩爾來的鬍子是白的，一直下垂到腰帶。相反地，另外一些人說：薩爾來的鬍子又短又黑，看起來像一把鏟子。還有一些人宣稱：薩爾來身上有一股硫磺的臭味，他咬牙切齒，表示他非常憤怒，憤怒得白眼胆往上翻。他們還說：薩爾來變化成為一只大蝦蟆，有一雙凸出凝視的眼睛。總而言之，他們說的全是無意識的話。起初礦工相信他們，但是在礦工中間他們也撞着有理性有見識的人，他們知道証明，在地底下再也沒有薩爾來。那兒過去是有過的，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又是在什麼時候呢？……”

呵！呵！……那是已經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再也沒有人說到薩爾來了！只有在已經生了霉的，古老的拉丁文的編年記錄里边，這本記錄是一五〇二年伯雷斯勞城聖文森蒂屋斯修道院里的一個虔敬的僧人寫的。在這一本古老的記錄中間我們可以讀到，在一三六三年人世間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時在波以騰山上有豐富的銀礦。魔鬼薩爾來就居住在這些礦井中間，因為這些銀礦是他自己的財產。他並不拒絕人類去開采，人類盡可以隨便去拿！他有他自己一套真正魔鬼的打算。波以騰開礦的人很迅速地就變得有錢，他們過着驕奢淫佚的生活。他們放情縱欲，他們欺負孤兒寡婦，他們不願意花錢來維持銀礦，在分配“銀面包”——就是每季生產的銀條——的時候，他們互相毆打，把頭頂都打出血來。薩爾來還嫌這種情況不夠壞。經過很久的時期，他引誘波以騰山采礦的人去犯更大的罪惡。有一次他們的吝嗇脾氣發作，不能控制自己，竟把來自科慈納的牧師斐奧特和來自匹斯科維克的副牧師尼古拉，淹死在波以騰山

旁边聖瑪格雷特的水池里，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來源已久陈旧不堪的爭執，那就是關於一種教會會費，和弥撒捐款①的爭執。

我的上帝，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呀！……為了要懲罰他們，瘟疫降臨了城市，許多人都死亡了；接着又是一場烈火，把整個的城市燒得精光。那些凶手的四肢都燒爛了。薩爾來又放水淹沒了波以騰山的銀礦，從此以後永遠再也看不見白銀，阿們！白銀不見了，同時薩爾來也不見了。……

也許他還要繼續維持他對人類卑鄙的統治，幸虧聖母憐憫人類，命令薩爾來來到波以騰山上殉難者的十字架旁邊。當他來的時候，聖母要把他趕出這個地區。

那時正是天亮的時候，正當耶蘇基督升天的節日，薩爾來起初反抗，他說，他不願意離開他的王國和他的統治區域。聖母只消輕輕地用手一點就夠了。薩爾來一交跌倒，滾下險峻的山坡，掉進了深不可測，石骨嶙峋的山谷。在沖下的時候，他扭傷了他的一隻腳。從那個時候起，雖然他還在陈旧，廢棄的坑道中間徘徊，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了。

同樣，那個巫師葛篤拉走路也是一拐一拐的！……

但是葛篤拉和薩爾來，壓根兒就是兩件不同的事情！薩爾來把他在波以騰山的白銀拿走，他甚至於把奧爾庫斯澤山的白銀也拿走，從此以後他就變得無影無踪。至於人類方面，他們失掉了白銀非常難過。他們到處去尋找，在地里挖掘，把挖掘出來的石塊敲，打，舐，舉起來對着陽光照看，放在手里衡量，然而它不是白銀。那種發光的石頭只不過欺騙了他們的眼睛，實際上

① 教會會費是每一教會會員必須繳納的，弥撒捐款是做弥撒時每人自由投入箱內的捐款。采礦的人非常吝嗇，不肯繳納，牧師又靠此為生要他們繳納，因此沖突。

并没有什么价值。白銀在哪兒呢？到底在哪兒呢？……

魔術探礦師邀請來了。他們能够重新發現白銀嗎？

這些魔術探礦師從培基斯頓山走來，這些亂七八糟的“烘焙了的塊團”，他們身上有一股羊脂的臭味，他們穿上皮衣，皮毛朝外，頭髮長長的，一束一束的，在脖子上編成小辮，他們說的自然是波蘭話，但是聽起來有一點外國話的聲音。這些魔術探礦師，把榛樹條削成叉子的形式，這種榛樹條他們用威爾斯民族的語言叫做“叉棍”。他們手執叉棍，浪游田野，嘴里喃喃地念着希奇古怪的咒語。

“埃利，埃羅易，埃羅易蒙，埃利翁，薩巴阿特，埃曼綠爾，亞東來易，特加剛墨同，地神，我用三位一體之神的名義來懇求你，打開你的寶藏罷！……埃利，埃羅易，埃羅易蒙！……”

在這樣一個魔術探礦師後邊，擁擠了一群面黃肌瘦的礦工，臀部上補綴了牛皮，膝蓋上也有牛皮的護膝，手里拿着鐵錘和鋤頭，一個“宣誓的人”，一個宣誓的礦工，或者一個測量師，手里握着一個木槌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這個木槌是仿照礦工的鐵錘巧妙的樣子做成的。他們大伙就是這樣成群結隊跟隨着培基斯頓山的魔術探礦師，他們精神不寧，斜視魔術探礦師的榛樹棍子，他們等候着：這個棍子的尖端不久就會打下去嗎？它不久就會這樣作嗎？

他們虔誠地嘆息，激動地忍氣吞聲，他們的眼睛幾乎要突出眶子來。魔術探礦師相反地喃喃地念他們的咒語，拖着腿走過荒蕪的田地。那兒秋風在夜里叫號。那兒依照城市的法律絞死犯人，在中夜的時候，那些受了裁判的壞人的靈魂，嗚咽啜泣，請求上帝和人类的憐憫。難道在這樣一個絞場旁邊還沒有白銀嗎？難道那些聰明的魔術探礦師在那兒找尋曼陀羅華的根子，這種根子在絞架的下邊變成小小的人形嗎？……准規不是的。

因为要找尋一个曼陀罗華，一个人必須要在星期五日出之前就要动身，用蠟把耳朵塞住，而且曼陀罗華根本是一种丑惡的东西，一种魔鬼的东西！

呵！呵！……魔術探礦師口里喃喃地念誦希奇古怪的咒語，繼續找尋。最后居然成功了！……

“叉棍”的尖端向下一击，礦工們大声叫喊，表示無限的欢欣，在这个地方薩爾來的白銀真正地發現了！……

他們發現了許多礦石，鐵礦的礦石，各种鉛礦的礦石，他們在礦石上尝出各式各样的味道，不过这一切的东西和他們所渴望的白銀是不一样的。波以騰山礦工們的黄金时代已經过去了！从前他們用白銀來作小脚凳，甚至于作階梯來上他們的臥床，臥床上温軟的鴨絨被褥，堆積如山！……那种黄金时代已經过去了！从前他們用白銀來替看守木棚的狗打頸圈！……現在在魔術探礦師所指示的地方，並沒有白銀，只有各式各样的礦石，然而这些礦石的价值也不小，它們也可以帶來財富。

在波蘭鹽礦里人称为“水道專家”，他自己簽名为“金屬學士”的礦場監督分配選擇礦工們挖礦的權利，選擇的方式依照一定的次序和適當的公平來進行。他橫起走七步，順起走七步，然后宣称這一塊地方是這一個礦工，或者那一塊地方是那一個礦工“專有的權利”。礦場書記把一切都忠实地記錄在一本很厚的同業公會的簿子里邊。在另外一方面，礦工拿起鏟子，鶴嘴鋤，鐵錘，有一面或者兩面口子的楔形鋤，最后还拿起尖錘和楔子，開始挖地的工作。他靠上帝的幫助，和他的妻子，他的小孩子的幫助，在地里挖掘，一直到他挖到礦脈為止。

要是是一個相當熟練的礦工憑他自己的一雙手在地里發現了一股礦脈，上面所說的那一位礦場監督，手里拿着裝飾了的、象征他權力的鋤鉞，立刻走來听取這個礦工的宣誓。這個礦工把右

手的两个手指头放在絞盤的軸子上宣称，憑上帝和一切的神聖。他站在上面的礦脉是他自己的私有財產。要不是这样，他的头就会松动，他的手就会枯萎，阿們！

礦脉在山中采取弯曲复雜的路綫，走到一边，再掉下去，就不見了，好像是永远不見了。礦工們非常焦慮，因为如果那些聰明的魔術探礦師用他們的“叉棍”都不能够达到目的，他們怎么能够重新找着这样一股礦脉呢？也許那个最喜欢报仇，一有机会决不放松的薩尔來把它魔化成为純粹的石头了罢？……

因为这个緣故，礦場監督來了，他有高深的知識，丰富的經驗，他从一个盒子里边取出一个小小的圓圓的活動套筒出來，在套筒里神秘的磁針在閃動。磁針在一个圓盤上擺來擺去。圓盤用二十四個符号來划分，每一個符号代表一種風向的名字，最重要的風向是東南西北。現在礦場監督这样量一下，那样量一下，看一看磁針，用舌头彈出一種聲音，搖一搖他聰明的腦袋，用鋤鍬記下風向，敲一敲，打一打，舐一塊石头，在手里量一量，再舐一舐，他又給礦工們舐，接着他宣称，礦脉走向了這一個或者那一個風向，礦工必須靠上帝和他的妻子與小孩的幫助在那兒去找尋。他可能用尖錘在亞特蘭突斯的風向，在波雷亞斯的風向^①或者在這個或者那個希臘拉丁名字的風向去尋找石头；他將會重新發現礦脉。

事实果然是这样！礦脉又發現了。但是有时礦脉里冲來了洪水，突然之間洪水从劈开了的岩石中間噴射出來，淹沒了坑道。有时候他們又發現自己站在騙人的松土的下边，他們必須建筑一个橫架，在橫架后边塞上結实可靠的鋪板。有时候地里

① 亞特蘭突斯是亞特納斯的后裔，代表西風，波雷亞斯是河神司特雷曼的兒子，代表北風。

的煤气从礦層岩石的裂縫中間鑽出來，鯨油燈慢慢地熄滅，人类的呼吸也同样地漸漸停止。

“幫助我們罷，神聖的巴尔巴尔拉！你是礦工們的保護之神呀！”大家都呻吟呼喚。

“薩爾來真可恨！”脾氣壞一點的人憤怒咒罵，他們猜想這又是那個地獄魔鬼在搗亂。

“我們的家神可能幫助我們，可是我們怎樣能夠獲得他們的幫助呢？”另外的人考慮道。

“也許是那個下流的山怪科巴羅在搗亂！”生氣的礦場監督怒吼道，他對於希臘的魔鬼有相當的知識。

“這不是科巴羅！這是薩爾來！”年老的礦工堅持道。

“是的！事實上是薩爾來！……”大家都深信不疑地表示同意。

“可是據說聖母在幾百年以前，在波以騰山上已經把他降伏了！現在這個魔鬼又爬到這兒來害我們！只要他永遠在滌罪所被火燒着就好了！……”^①

現在薩爾來在崩潰了的坑道中，在廢棄了的礦井中溜來溜去。有時候他走到地面上來，在沒有星光的夜里在石塊木屑中兜圈子，用礦工的工具在亂石中搔爬，他彎下身子，舐嘗挖出來的礦石，吃吃地笑了一陣，把它扔在一邊。至少有几个礦工這樣宣稱，用手捶击胸口，用神聖的話來宣誓，他們曾經親眼看見過薩爾來。

可是他到底是什麼個樣兒呢？

哈！他是什麼個樣兒！……那時天是黑暗的，我只知道他是一個鬼怪，一個漆黑的，奇怪的東西，瘦，高，駝背，走路是跛

^① 依照天主教，每人死后必須先在滌罪所洗滌生前的罪惡。

的……

“他走路是跛的，你們說嗎？也許那不是薩爾來罷？是否那就是那個葛篤拉巫师，那個盧達的葛篤拉呢？有人說，他同魔鬼一塊兒重利盤剝，他也同樣地瘦，高，駝背，而且走路是跛的……”

“我敢斷定，那是薩爾來！那兒，馬托叶慈，他就看見過薩爾來，他看見薩爾來從那個淹沒了的坑道中走出來，抖掉身上的水，用手指梳理自己的鬍子，像一匹馬那樣嘶叫……從他的眼睛里噴射出火星！……”

“呵，上帝呀，上帝呀！……”礦場監督哀叫道。

後來一切又安靜了。薩爾來不見了，礦工們的工作再度順利進行。他們獲得了新的勇氣，早上四點鐘就集合攏來，等候云板敲打的声音。云板是一種信號，告訴大家，放梯子下坑道的時間到了。他們又開始辛苦地工作。他們深深地彎着腰，艱難地呼吸，當水從牆壁沖下來的时候，他們的骨头里就感覺割裂的疼痛。當他們在乾燥空氣中間不得不吞下塵土的时候，他們就呼吸艱難，不住哮喘，或者他們喉中發出响声，地下難聞的煤氣差不多要窒息他們。他們漸漸地失掉了力量，漸漸地受幻像的支配，他們的身体變成了球形。

有時他們不得不用火來燒碎頑抗的岩石，他們咽下了濃烟，几乎要窒息而死。他們放進薄片的松脂，用鉋屑把一切塞滿，再用鯨油燈把松脂點燃。火舐着岩石，岩石燃燒起來，在熾熱中變松脆了，接着楔形鋤，鋤鉤開始軋磨，鶴嘴鋤或者鉄杠開始彎曲，鉄錘發出叮當的声音。全身是汗的運煤工人把放在橡樹“長凳”上裝載殘石的手搖車推向前去。

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礦工們的工作一直都很順利。哪知道忽然之間，盖板開始爆裂，地下的工人

活活地埋在里边。毒性的煤气大批喷射出来，窒死人。地下的水脉爆发，淹没了裂口和坑道。松土出现了，他们在坑道中把横木，一根挨一根地撑起来，可是横木一根一根地垮了，糜烂泥濘的松土从各方面渗漏下来，淹没了坑道，一个死气沉沉的、像沼泽一般胶厚粘稠的烂泥堆一直升到盖板的下面。

“薩尔來发脾气了！”矿工们悲哀地叫喊。

“该死的薩尔來！”矿工们愤怒地诅咒。

有时候生活真是够受的！特别是那个外国的贵族大人，柏郎登堡·約翰勒斯侯爵在一五三三年从德國带来了一群活像獵狗的外国人，一群官吏，走狗，工头，監工，惡霸。同这些人很难处得好，因为他们都是凶恶残酷的坏人，他们狗仗人势，依附贵族，开口罵人，把西里西亞^①的矿工，当作愚蠢無知的民族。

“呵，这些可恨的混蛋！”矿工们大声怒吼，一直到最后他们集合拢来，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暴动，这是西里西亞煤矿历史上第一次的暴动。他们走出他们的矿井，爬出他们的茅屋，枯瘦，骯髒，手里拿着铁锤，铁棍，斧头，發狂地愤怒。他们打碎捣毁一切他们能够打碎捣毁的东西，他们也打碎了那些外国混蛋的骨头，他们破口大骂整个欺騙盜劫的世界，一直到“一批武装的人开来把暴动的人驱散”，他们才分散了。一位不知名的画家，受了委托在贵族大人的墓碑上描画末日的裁判，他也画上了推車子進地獄的魔鬼，車子上載着西里西亞的矿工。

后来矿脉在岩石中間失踪，不見了。也許薩尔來把它們帶走，就像从前他把波以騰山和奧爾庫斯澤山的白銀帶走一样罢？……很侥幸的，有一个地方的牧人在一些小小的，發光的黑

① 西里西亞是界于德國，捷克及波蘭的一个地区。